

王广义的艺术历程

创造与冥想

Wang Guangyi's Odyssey of Art

严善錞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创造与冥想
王广义的艺术历程

严善錞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创造与冥想:王广义的艺术历程/严善錞著.—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11

ISBN 978-7-5153-2155-4

I. ①创… II. ①严… III. ①王广义—艺术评论

IV. ①J0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5463号

责任编辑:骆军 秦晓磊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403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印刷:北京顺诚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2印张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14年12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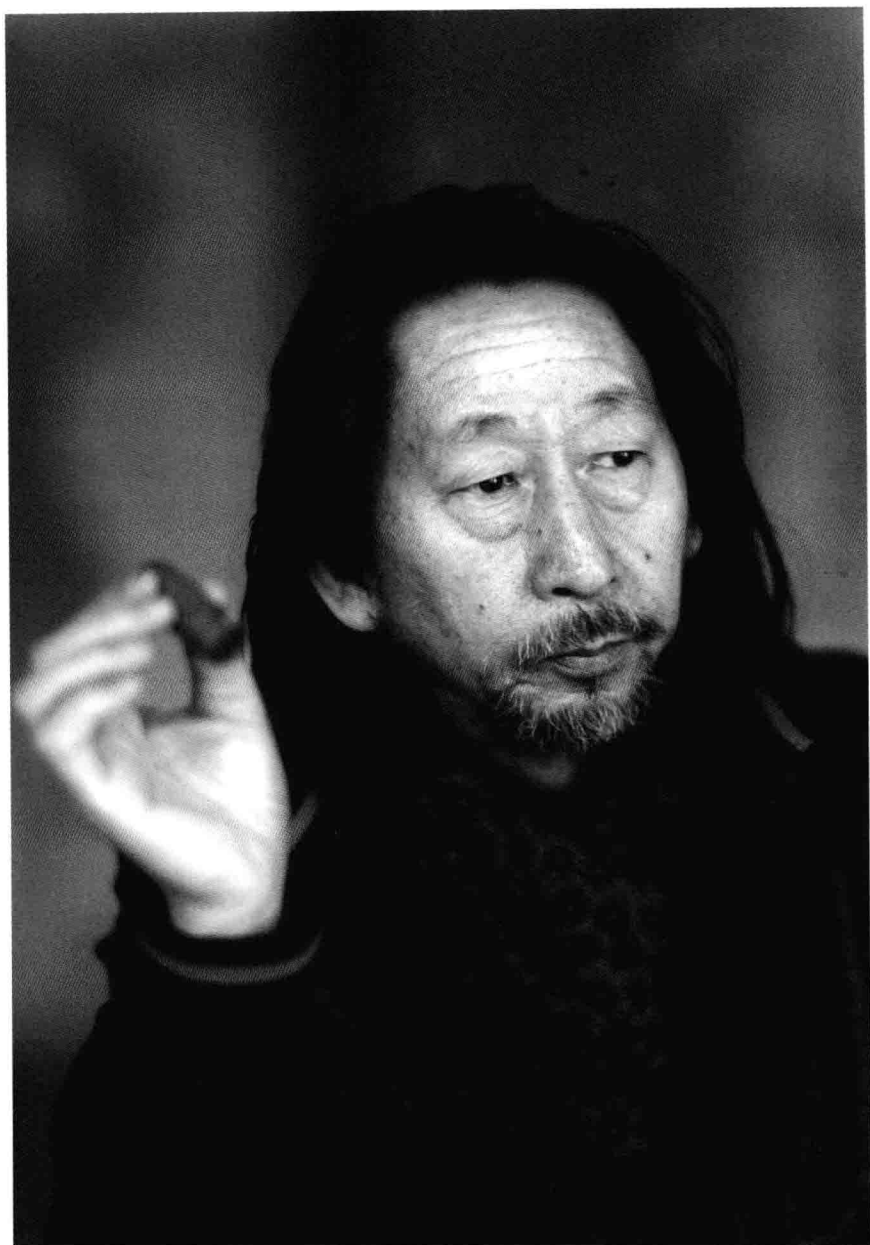
印次:2014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70.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王广义 (摄影: 向京)

目录

序一 001

序二 002

内篇 005

外篇 053

附录

我们——“'85 美术运动”的参与者 118

艺术——作为人类的一种行为 120

关于“清理人文热情” 122

我参与了'85 艺术运动的进程 124

关于 90 年代以来我的工作情况 126

近期对艺术相关问题的思考 128

沃霍尔和波依斯，我更喜欢谁？ 131

关于作品《自在之物》 135

2012 回顾展期间关于艺术的沉思 138

年表 158

序一

——

范景中

张篔山居王山，作《茅屋随札》云：“王山金顶之胜在于高，尤在于孤。然不高则不孤，愈高则愈孤。君子立身亦然。”余谓：写文章亦然。当风声四起，众山动摇，他人立其巅，非裹足相顾，即度不可返乃哭。若此险境，独能于震撼处放步，则必命意孤高，放笔出珊瑚。

此亦善鐔先生为文之意。先生天分高朗，学力沉深，鉴赏精绝。故修史作传，哀览既富，机锋转圆；毫末之颖不露，而孤高自起，古语口吻间，又若不自觉；光彩处，读来气息拂拂，词句更比春水动荡活力。西哲论写作，以著述为毕生精华，尝云：This is the best of me; for the rest, I ate, and drank, and slept, loved, and hated, like another; my life was as the vapour, and is not; but this I saw and knew; this, if anything of mine, is worth your memory. That is his 'writing'; it is, in his small human way, and with whatever degree of true inspiration is in him, his inscription, or scripture. That is a 'book'.

善鐔先生其文矫然，其气凝然，或可以 This is the best of me 自傲。然其所写形象，申字其面，硕岸其身，灵猿烈虎之光溢瞳，又不易解焉。甲午三秋，婉婉流年，漫写教语，聊寄文将谁定、知音难期之意。范景中漫识。

序二

邵宏

当代艺术的发展，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三十多年前，王广义借助贡布里希的“图式”概念创作了他的《后古典》系列。我原以为当代艺术可能会解释或丰富一些艺术史的问题——不论是作为知识或是趣味，我的一些朋友也为他摇旗呐喊。但后来的发展却令人诧异，因为王广义关心的不是颜料和形状，而是那个大写的“艺术”，是艺术背后的那些东西：哲学、神学、玄学、政治学。他声称艺术不再是哲学的奴婢，他自己成了“哲学家”。他的艺术创作和艺术言论，让艺术史家感到困惑，批评家们更是无所适从。

将艺术家塑成一位英雄，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在维拉尼和瓦萨里的笔下，艺术家就像科学家一样，通过自己的艰辛努力，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技术难题，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然而，人们不久便发现这些貌似真实的英雄故事，几乎如出一辙：“师徒系谱”、“道德范例”、“天才早慧”。18世纪的编年史派毅然站了出来，对这种励志模式的传记体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在自然科学的影响下，艺术研究顿时变得“客观”起来，细大不捐，按部就班。生动的艺术掌故，成了呆板的流水账簿，枯燥、冗杂的文献令人生厌。艺术家消失了。19世纪末，心理学终于摆脱了哲学的阴影，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迅速地进入了艺术领域。弗洛伊德的研究，为我们打开了艺术家的内心世界，血肉之躯的艺术家回到了现实。

毫无疑问，对艺术家的生活历程及其创作心理的研究，是编纂艺术家传记的核心工作，但是，如果没有引进风格分析、图像学研究或其他方法的话，这部传记的价值也会大打折扣。于是，艺术批评也成了传记的一部分。然而，

在诸多的批评模式中，常常为今天的学者忽视的便是创造性批评，因为我们总是将它置诸文学，中国古代的大量的“画赞”、“画赋”，就遭遇了类似的命运。但如果我们再认真地重温一下沃尔特·佩特的《文艺复兴的历史研究》，也许会改变自己的看法，尤其是当我们读到佩特的这句话：“以物观物”（To see the object as in itself it really is），就会为自己狭隘的心胸感到惭愧。

严善錞以过人的胆量，用第一人称的口吻和以文嵌白的风格，撰写了一部他的朋友王广义的传记——《创造与冥想》。他关注的是传主王广义的心理个性和与之相关的生活事件，这是艺术史研究的传统形态，也是艺术家传记的价值所在。然而，我读严氏此文，其说杳渺而无端崖，其旨遥深而荒唐不径。

最后，我还是得提醒读者，面对艺术和艺术家，我们永远要记住毕加索的那句话：“艺术是说出真理的谎言。”

—
内 篇
—

自序

为了写作这篇文章，我和王广义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来讨论。我们是同年出生的，在同一所大学学习，我们参与和目击了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在电话中，在咖啡厅，在工作室里，我们谈到了各自的经历和想法。我们谈话的内容完全超出了预想的范围。当我读完所有的资料着手写作时，忽然觉得，似乎只有用第一人称的方式，才能更好地表达对他的理解和解释。也许，这不合乎这个时代的写作规则，但我的内心却不断地提醒我，有必要去尝试这样的一种冒险。

在结束我们的对话时，我让王广义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他的艺术。他说，他是用政治学、神学和玄学来重新解读了艺术史。在本文中，我用《论衡》，《庄子》，《圣经》的语录作为每章引首。《论衡》以表现实，《庄子》以表智慧，《圣经》以表信心。

严善錞 2011年12月写于杭州

2012年8月改于南京

—

人禀气于天，气成而形立，则命相须以至终死。——《论衡》

人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除病瘵死丧忧患，其中开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过四五日而已矣。——《庄子》

人一断气，就回归地上。他的思想，当天就消灭。——《圣经》

1984年春节，我在返家的途中，为了解闷，买了一本朱光潜的《悲剧心理学》。我没有在旅途中看书的习惯，更没有耐心把一本书从头至尾读完。这本书不算厚，我试图读完它。但是，在二十几个小时的旅途中，我只是看了十几分钟的时间。此后，我就永远地告别了这本书。然而，这短短的十几分钟时间，这几百个字，却终身难忘。它让我想到了童年的许多心事，也影响了我后来的艺术和生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一直沉浸在朱光潜讲述的那个故事里，情绪低落，难以自拔。

书的开头，朱先生引用了希罗多德名著中的一则故事。伟大的波斯王泽克西斯在统率大军进攻希腊时，曾潸然泪下。他对自己的叔父说，当我想到人生的短暂，想到一百年后，这支浩荡的大军中没有人还能活在世间，便感到一阵突然的悲哀。他的叔父回答说，然而人生中还有比这更可悲的事。人生固然短暂，但无论在这支大军中或在别的地方，都找不出一个人真正幸福得从来不会感到，而且是不止一次地感到，活着不如死去。灾难会降临到我们头上，疾病会时时困扰我们，于是，短暂的生命似乎也变得漫长和难以把握。

我第一次感受到死亡的痛苦和人生的悲凉，是在7岁。那时，我家养了一只小狗。我每天喂它食物，和它一起玩耍。为了响应政府的号召，维持社会治安，我们居民区里的打狗队就用绳子套在它脚上，然后把它活活绞死。那只小狗，就像只温驯的绵羊，只是叫了一声，抽搐了几下。虽然，此前我也听说过死亡这个词，但却不知道它究竟意味着什么。要知道，几分钟之前，



1964年，哈尔滨，王广义

那只小狗还蹲在我旁边，我还在抚摸它，抚摸着它的温暖。

那几天，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开始变得陌生。我开始意识到人是一种极其脆弱的动物，躯体是脆弱的，心灵更是脆弱的。一只小狗的离去，居然让自己变得如此不能自主，甚至有一种全身虚脱的感觉。周围的世界变得毫无意义，蓝天、白云、绿树、鲜花都失去了生意。这种感觉持续了一二个星期。我当时感到，自己将会永远生活在这种悲凉的气氛中，因为我从大人们那里知道，人也要死去，我的亲人也会死去。有的老死，有的病死，有的会被坏人像杀狗一样地杀死。从那时起，死亡的阴影就一直笼罩着我。

从那以后，我好像不断地听到邻居和亲戚中有人死去。我一听到这种消息，就会恐惧，就会无法入睡，会想到那只小狗。从我记事起，我母亲几乎每天晚上给我讲故事，我就随着故事入睡。死亡的消息，让我再也无心去听故事。我常常会从夜半惊醒，去想那些死亡的事。盘绕在我脑际的一个想法，

是一个人先失去意识还是先停止呼吸、停止心跳。我现在回想，当时琢磨的这个意识是一种具有反思能力的意识，是一种对思想进行思想的思想。据说，佛教就专门研究这个问题。我从几个研究唯识学和中阴身的朋友那里也听说过一些理论，但不能说服我。直到现在，我还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是先停止呼吸，意识还是清醒的话，也就是说，当自己的意识不能支配自己的肉体时，那将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那怕只有短短的几分钟。我有过梦魇的经验。我从这种经验中，感觉到意识或者说灵魂有可能在一定时间内独立于身体而存在，但它们却不会永远分离。灵魂一定有个附着体，如果说，这个附着体失去了生命，或者说，灵魂不能去主宰那个附着体的话，那就极其恐怖。我不知道现在的死亡学研究有没有最终的答案，我相信即使是有，也没法说服我。这完全是一种个人经验。相对知识，我更相信自己的经验。

我的父母是在我成年后离开我的。我无法接受他们在自己的眼前离开的事实。我相信灵魂是不死的，但如果看着他们咽下最后一口气，失去对身体的控制，我在心理上无法承受。我不能想象自己的亲人最后失去意识，成了一个被动的躯体，况且这个躯体还要坏死和焚毁。我在他们离世前的一段时间，一直陪伴着他们，等到他们虚弱得几乎失去知觉时，我会编个理由离开，迅速地换一个环境。这让我的家人至今仍是耿耿于怀，自己也好像背上了一个不孝之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我知道，自己的一切都是父母给的。养生送死，是中国人信仰的基础。但我实在没有勇气送完我父母的人生最后一程。坦率地说，我怕。我也不知道怕什么。学校的教育告诉我们，生死是一个非常物理的现象。人死，就意味着他的一切都停止了。思想、意识、喜、怒、哀、乐，所有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一切，都随着生命的死亡而消失，余下的，就是物质。在唯物主义看来，精神本来就是物质的一种特殊形式。但是，对我来说，在生命问题上，没法接受一元论的观点，也没法理解精神和物质分离的思想。在我的意识中，人死了，精神只是换了一种方式存在。我们小时候通常将这种精神说成是灵魂。直到现在，我还是觉得父母的灵魂存在。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努力让他们的灵魂得到安慰，让他们觉得他们的儿子是

有出息的。记得《孝经》上说：立身行道，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作为一个中国人，在慎终追远这点上，我做到了。

我非常怕死。我说的不是那种在与外力对抗中的暴死，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死，病死和老死，自己能意识到地慢慢死去。这是一种最通常的死亡。通常的事，是最可怕的。多年来，我一直把这种恐惧埋在心底，可能是老了，渐渐变得坚强，也可以说是有点麻木吧。2007年，在接受劳伦斯访谈时，我们一起面对这个问题。我讲到自己四十多岁后，就每年做体检。其实，这是一种社会风气，与身体的实质无关。我知道有些病几天就会让人死亡，有些病查出来也没法治。但我不能免俗，怀着恐惧的心情去医院。最令人难熬的是有些项目的结果，得隔几天才知道。等待的时间如坐针毡，就是害怕，害怕。看到没有问题时，忽然觉得踏实。这种踏实也只是对焦虑的一种短暂替换。我每年到体检时都特别恐惧，惶惶不可终日，能拖一天，就拖一天。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因疾病或者其他原因而提早结束生命是可怕的，也是愚蠢的。终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知之盛也。

但是，生死和苦乐一样，是个悖论。几年前，我去深圳华侨城参加展览活动。开幕第二天的晚饭后，我们几个老友坐在一起，看着彼此疲惫和衰老的神情，非常落寞。几乎一个多小时，大家各自抽着烟，呷着酒，相对无言。不记得是谁先打破了这种气氛，说，对人生最大的惩罚是什么。我脱口而出，最大的惩罚就是让你天天花天酒地，活上一万年，不准自杀。大家先是一阵沉默，继而异口同声：广义智慧。古人说千岁厌世，去而上仙，乘彼白云，至于帝乡，那也只是理想。我们有时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活得痛苦还是活得腻味，不知道何为贫贱天恶，何为富贵寿善。不使思虑营营。唯有当自己的思想停止的那一瞬间，才会愉悦、自在和充实。常常听说这是佛的境界，所以，我也会暗暗地为自己的闻道觉悟而欣喜满怀。至乐无乐。

和我不能接受父母去世一样，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也是我无法想象的。当时，我正在做着苦役般的铁路工作，这种劳苦几乎让人失去生活的勇气，绝望透顶。广播中传来毛泽东去世的消息时，我有点不太相信。我站在一根

电线杆下，愣愣地听着广播中正在播出的讣告，我在那里站了很久很久，等我确认是毛泽东去世的消息后，我哭了。这倒并不是说我热爱他，而是觉得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事实，我有点惊恐，甚至崩溃的感觉。也许男人天生就是一种政治动物，总会把自己的存在和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毛泽东的去世，似乎意味着中国的死亡。中国知向谁边。人们失去了偶像。失去信仰，空白至今。

1989年，我创作了《毛泽东像》，在北京参加了中国艺术大展。我在后来的几次访谈中，都表明了我这样的一个态度，我崇拜他。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他留下了太多的遗产。在那个时代，毛泽东的形象是那样的光辉，红光满面、神采奕奕。他是我学习绘画的范本。他的五官，他的发型，是那样的神圣和合乎比例。我在画他时，总是满怀激情而又小心翼翼。就像但丁在他的《神曲》中说的那样，如同一位几何学家倾注全部心血，来把那圆形测定，但又觉得力不胜任，除非自己的心灵被一道闪光所击中，宿愿才得以完成。

后来，我从各种渠道，听闻了毛泽东一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听说他在得知蒋介石死后，还特意播放张元干的送别词的演唱录音，送别自己的对手。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英雄相惜。在死亡问题上，毛泽东在1966年给江青的一封信中，就表明了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的大无畏精神，天行物化，应尽须尽，是高士圣人的风范。这常常令我觉得自己的庸鄙和渺小，只能慢慢地用艺术去淡化这种自责。

一

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论衡》

目彻为明，耳彻为聪，鼻彻为颤，口彻为甘，心彻为知，知彻为德。——《庄子》

侧耳听智慧，专心求聪明。——《圣经》

我的童年，和那个时代的国家一样，是贫困的。但是，我们却有着现在的孩子们无法想象的快乐。我们有足够的权力支配我们的时间，我们可以尽情地到郊外玩上一两个星期，那里有比我们更加淳朴的孩子。和他们在一起，除了欢乐还是欢乐。尤其是和那些女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难言的爱意，这当然不是成人意义上的性爱，但确实存在于两性之间。后来每当我听到西方教堂中的童声唱诗班的歌声时，常常会回忆起童年的这种纯正的爱意。那是天国儿女，思无邪。

1986年，我在珠海看了大片《美国往事》。片中的许多剧情，让我想到了自己的童年。我也是一个调皮的孩子，喜欢恶作剧，当过孩子王，做过保护人。影片讲述的是一个黑社会的故事，我却是生活在一个红社会。但是，人性中的许多东西却完全相同，友谊、爱情、邪恶、仇恨，互相交织，难分泾渭。尤其是孩子们的所作所为，很难用道德的尺度去衡量，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给别人带来什么，他们总是那么的单纯。始终不能让我忘怀的，是影片中那个最小的孩子中弹的镜头，他倒在老大的怀里，嘴里喃喃说着：我滑倒了，滑倒了。纯真的心灵，使他根本不知道死亡意味着什么。

知识的贫乏，生活的贫困，容易使人返回内心。此时，人的注意力开始变得集中，想象力也得以展开。少则得，多则惑。只有当人的心智处于这种状态时，才能真正体会到一切美丽和有价值的东西。人自身的感受力远远要比外界的刺激重要，这是我的童年给我一生的启示。

从我记事起，我就一直是在妈妈的故事中入睡。她讲着她的故事，我的